

## CHENGSHI·BIJI

## 郴江幸自绕郴山

■许明观

耳闻之,目望之,身临之——我对湘南郴州的感受就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。

初闻郴州。48年前我大一,读秦少游的《踏莎行》,结句“郴江幸自绕郴山,为谁流下潇湘去”,曲笔象喻,令东坡闻之而生高山流水之喻。郴州是少游的贬谪之地,想来也必是苦寒之地。郴州有山有水,山岳有意留词人,江水无情送迁客,我少年不识愁滋味,不知词人是排遣失意的委屈与无奈,还是抒发内心的幽微与曲衷。

再识郴州。1978年郴州地区建起了拥有“六块木板场地”的竹棚训练馆,翌年中国女排入驻。三年的魔鬼训练,于1981年一举击败日本队夺得世界冠军,并由此开启了“五连冠”的辉煌传奇。1984年10月,我为全校学生作女排三连冠事迹的爱国主义教育宣讲,记住了郴州是女排精神的诞生地。于是我开始关注州的历史地理与文化流脉。

秦嬴政二十六年始设郴县。有资料显示,郴州森林覆盖率达81%,全国排名第一,“林中之邑”,名副其实。郴州地处南岭山脉与罗霄山脉交错、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分流的地带,“北瞻衡岳之秀,南直五岭之冲”,素有“楚粤之孔道”之称,自古以来为中原通往华南沿海的咽喉。

有一年暑假,我从贵阳转道至南岳衡山,于回雁峰顶南望郴州,一界之隔,云遮雾断,喟然而叹曰:身虽不能至,然心向往之。

今年初,看了央视主持人龙洋的“城市风华录”,才知道龙洋就是郴州人,原来郴州也是钟灵毓秀、人杰地灵的,迁客骚人也多有行迹留墨,郴州于我更多了一份人文的向往。最近,又多次看到旅游集团的推介,一睹郴州丹霞风貌的念头,便一发而不可止。

触摸郴州。四月中旬,心念已久的郴州之旅终于成行。我们一行先到韶关,游毕丹霞山,便一路北上直奔郴州。

莽山五指峰景区是我们第一个目的地。景区以山地为主,地势险峻,溪流纵横,瀑布众多。内有五指峰、金鞭大峡谷、摩天岭、天台山、观音古寺及万寿塔等数十个美丽景点。莽山以奇峻的山石景观、奇妙的山水景观、奇丽的森林景观,吸引了大量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行摄。

缆车甫行,便如入云海,前不见同伴,后不见来者,唯见两条钢缆隐入前方云雾之中,缆车缓缓行进,如轻舟漂浮。如此浓云厚雾,感觉一头跌进云端里。“雾失楼台,月迷津渡”,秦少游所言非虚也。五指峰的推介词是“一座不用爬山的山”,我不怕爬山,但缆车可以将人直送核心景区。全长8千米的云栈步道如一条飘逸的玉带,长蛇般缠绕在各山峰之腰,蜿蜒曲折,令人有误入《天龙八部》缥缈峰之感。山风时来时息,云雾时散时聚;人行其中,如凌波微步,似空中悬浮。沿途峭峰怪石,忽隐忽现;野花奇树,时明时暗。那120米高的“金鞭神柱”,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,难睹庐山真面目。我们盘桓了大半天,真的如梦如幻,不知人入景中,还是景入心中。

郴州最有名的景点当属雾漫小东江。位于郴州东部的东江湖于每年春之四月与秋之十月,峡谷水汽凝升,白雾弥漫,云蒸霞蔚,游客可沿江岸观赏雾凇与渔船交织的水墨画卷。微雨时来,那江上雾气便飘飘渺渺氤氲不散。尤其黎明时分,更是漫若轻纱,恍若梦境。远处的小船挽缆停泊,渔夫一撒手,金色的渔网在空中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,打破了江面的静谧。碧绿的江水、漂泊的渔船,与弥漫的白雾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、朦胧飘逸的世外桃源。

“仙境原来非梦幻,随风飘落人间!”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对雾漫小东江的赞美,也是我们的体验与观感。不少人为高椅岭只是“4A”级景区打抱不平,我也作如是观。高椅岭景区应是郴州最典型的丹霞景观,徐霞客曾赞叹其“无寸土不绿,无一山不奇”。旅游区内红岩绿水,沟壑纵横,山环水绕,山、水、洞、寨、崖、坦一应俱全,错落有致。景区丹

吟诵声。在此驻足远眺,我曾看到一句有意思的广告语“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,苏杭中央,湖州风光”。乍一眼看,只觉狂妄,可转念一品,又觉得确也恰当。在校期间,我深耕专业,偶然参与了主城区衣裳街部分的开发创意设计。那时的衣裳街已启动保护性改造,青石板路蜿蜒曲折,白墙黛瓦错落有致,既有清末民初的商业底蕴,又藏着江南水乡的民居风情。我跟着老师,结合湖州的丝绸文化与非遗特色,设计了兼具古韵与新意的业态方案,虽有部分创意落地,但这段经历却让我更深入读懂了这座城市——它珍视历史文脉,又乐于接纳新生,让老街区在时光里焕发新的生机。

毕业后,我依旧关注着湖州的飞速变迁。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在湖州落地生根,这座城市不再刻意追逐流量,而是深耕生态与文旅融合,让每一处山水都成为风景。曾经的小山村蜕变成网红景区,安吉余村从废弃矿坑变成“最佳旅游乡村”,莫干山以竹海、飞瀑和老别墅吸引着八方游客,成为闻

■张志翔

玉溪这座城,说起来并不喧哗。我第一次到玉溪,是一个雨后的清晨。空气里有水汽,像被反复洗过的旧衣服,干净却带着一段时间的味道。街道不宽,车也不多。路边的早餐摊升起白雾,米线的香气不霸道,却很倔强,一点一点钻进人的鼻腔里。

老板是个中年女人,手脚很快,说话却慢。她给我端上米线时,说了一句:“外地来的吧?慢慢吃,这里不赶人。”那一刻我忽然觉得,这座城市的性格,可能就藏在这句话里。

玉溪有一种“淡人”的气质。它不催你成功,也不催你忘记悲伤。后来我在红塔区的一条老街上住了几天。房子旧,墙皮有些脱落,但窗台上总有人种花。花不名贵,多是三角梅、太阳花之类,随便一开就是一墙的热烈。一天晚上,我看到一个老人蹲在门口修自行车,孙子在一旁玩石子。孩子忽然问:“爷爷,爸爸什么时候回来?”老人没有立刻回答,只是继续拧螺丝,过了很久才说:“他在远一点的地方忙,忙好了就回来。”他说这句

话的时候不紧不慢,像是在和时间讲道理。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,玉溪的温柔,不是甜,而是能把一些苦慢慢稀释掉。在这里,人们似乎都学会了和生活和解,但不是投降式的和解,而是一种带着倔强的接受。

后来我去了抚仙湖。湖水蓝得有点不真实,像是被谁偷偷调过色。风从湖面吹过来的时候,你会觉得自己身上的尘土被一点点剥落。有人在岸边钓鱼,也有人只是坐着发呆。一个年轻人告诉我,他在这里工作失败过,也在这里重新开始过。

他说:“我那时候以为人生完了,后来发现,只是换了个地方呼吸。”玉溪的故事,总是藏在这些“轻”的瞬间里。不是大起大落,而是慢慢修复。

我还在街边遇到一个卖花的女孩。她的摊位不大,花也不多,但摆得很整齐。我问她为什么来卖花,她说:“我奶奶以前也卖花,她说花是不会背叛人的。”

她说这句话时没有抬头,手一直

在整理一束白色的小花。风吹过来,花轻轻晃了一下,她就笑了,好像那不是风,是某种回应。

玉溪的夜晚也很奇怪,它不沉重。灯光散得很开,像是有人故意把悲伤稀释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你走在路上,会听见远处有歌声,但听不清歌词。

玉溪最动人的地方,不在风景,而在人与人之间那种不急不缓的关系。它允许你沉默,也允许你啰嗦;允许你失败,也允许你慢慢恢复。

我离开玉溪的时候是傍晚。车窗外的山一层一层退后,像一本被合上的书。我忽然想起那个卖米线的女人,想起修自行车的老人,想起湖边发呆的年轻人,还有那个卖花的女孩。他们没有谁做过惊天动地的事。但他们都在认真地活着。

而玉溪,就像一个不爱说话的人,把这些认真悄悄收在心里,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,让你突然想起。

玉溪这座城,大概就是这样:不急不缓,让你在离开之后,慢慢让你心动。

雾地貌多为方圆山包,连绵成形,如龙卧地;山顶或浑圆,或平顶,或如削肩,四壁悬崖陡峭,树木相间;岩脚陡坡辟有磴道,顶上狭长处,人过山脊,如行走于刀背之上。红岩绿水相辉映衬,险塞奇洞点缀其中,山脚被碧水环绕,从高处俯瞰下去,那墨绿色的“天池”就像一条灵动的丝带,环绕着一只在水面张牙舞爪的大鳄鱼。依托其独特的自然风貌,景区又成功打造了叠瀑广场、风椅桥、巨石阵、登天云梯、火烈鸟营地等景观,建设了飞拉达、热气球、悬崖秋千、飞天滑索、全地形车等体验项目,总体来说,高椅岭景点游玩体验是丰富多元的。

飞天山的九龙水寨竹筏漂流是这次郴州之旅印象最深的景点之一。九龙水寨因“九龙生子”的传说而得名,也因多条峡谷交错、丹霞绝壁与绿水环绕的独特地貌被称为“水上迷宫”。竹筏漂流于丹霞碧水之间,江水清澈,碧波荡漾。沿途可欣赏鲤鱼嘴、千年悬棺等景观,崖壁还存有韩愈“昌黎经此”题刻。沟谷内林木丰茂,丹霞与碧水相映成趣,构成一幅雄奇壮丽的自然画卷。山沿水走,水随山转,水道由宽至窄,曲折蜿蜒,最后竹筏从鲤鱼嘴出来。我们登上上游遥望,河岸鲜花簇簇,绿树掩映,茅屋静立,渔人垂钓,仿佛进入悠然闲适的世外桃源。

郴州多雨,但我们此行运气甚好。出发前天气预报天天有雨,及至郴州,每到一处景点,都是既无淋漓之苦又非烈日当头;偶有阵雨,也在我们完成游程后再下——郴州住在我们大友好了。行程结束,我忍不住在团队群里发了我的“天时地利人和”旅行三观:

不出太阳不下雨气温刚刚好,是谓天时也;

既游山又玩水景色幽美体验感拉满,是谓地利也;

团队如家庭,温馨友爱一路欢笑,累并快乐着,是谓人和也。

“一字独天下,一城秀江南”——郴州,就是一座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的宝藏之城。

名遐迩的避暑胜地,剑池的传说、武陵村的清幽,都让人流连忘返……

这几年,湖州的文旅愈发红火,也成了我们全家短途游首选目的地,一年打卡不下5次。我们去安吉漫步竹海,呼吸天然氧吧的清新;去莫干山寻访老别墅,感受山林间的静谧;去衣裳街、小西街逛一逛,在非遗小店与潮流业态间,感受新旧共生的烟火气。终于在2023年,我实现了当年的心愿,带着父母孩子住进了“马桶盖”大酒店,站在观景台远眺,太湖碧波万顷,岸边草木葱茏,看着眼前的盛景,心中满是感慨。

于我而言,湖州从来不是一座单纯的旅游城市,而是我无数次游历、满心欢喜的地方,也承载着我所有关于大学的温柔回忆。

不必奔赴远方,山河自有归处。湖州的美,无关知名度,无关华丽辞修,它藏在每一次踏足的惊喜中,藏在湖光水色的清欢中,藏在烟火人间的温暖里。愿有更多人能走进湖州,踏古桥、赏湖光、逛老街、访名山,遇见江南最本真的模样,感受人间值得。

时间在一座城里变轻

直在整理一束白色的小花。风吹过来,花轻轻晃了一下,她就笑了,好像那不是风,是某种回应。

玉溪的夜晚也很奇怪,它不沉重。灯光散得很开,像是有人故意把悲伤稀释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你走在路上,会听见远处有歌声,但听不清歌词。

玉溪最动人的地方,不在风景,而在人与人之间那种不急不缓的关系。它允许你沉默,也允许你啰嗦;允许你失败,也允许你慢慢恢复。

我离开玉溪的时候是傍晚。车窗外的山一层一层退后,像一本被合上的书。我忽然想起那个卖米线的女人,想起修自行车的老人,想起湖边发呆的年轻人,还有那个卖花的女孩。他们没有谁做过惊天动地的事。但他们都在认真地活着。

而玉溪,就像一个不爱说话的人,把这些认真悄悄收在心里,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,让你突然想起。

玉溪这座城,大概就是这样:不急不缓,让你在离开之后,慢慢让你心动。

## 赴一场豪迈的海之约

■季小英

久存心间的邀约,终因一场文学笔会,得以奔赴东海深处的嵎泗列岛。

此前三十年,同窗扎根于此,无数次盛情相邀,总被俗事牵绊,未能成行。此番跟着嘉兴文联的创作队伍踏浪而来,登岛之时,海风咸湿的气息扑面而来,混着淡淡的鱼鲞香气,心中积攒已久的期盼,终于在这片蓝色海域里,得以圆满。

和同窗相会于初见民宿,听她娓娓道出海岛的生活,言语间满是对这片大海的敬仰。

清晨的中心渔港,是嵎泗渔俗文化最鲜活的开篇。天刚蒙蒙亮,披着霞光的渔船便逐浪归港,船老大稳稳掌舵,船员们麻利地收起渔网,满舱的渔获在甲板上翻腾,银鳞闪烁。不同于寻常市集的喧闹,这里的每一声吆喝、每一个动作,都藏着渔家沿袭千年的规矩。卸渔获时,渔民们从不

会将鱼虾倒置,更不会随意踩踏,这是对大海馈赠的敬畏;分拣海鲜时,幼鱼小虾总会被小心翼翼放回海里,这是海岛人守了一辈辈的“取之有度”。岸边的渔市渐渐热闹,渔家妇女守着摊位,手脚麻利地打理鱼虾,她们腰间系着靛蓝色的土布围裙,头上裹着方格头巾,这是嵎泗渔家传统的装扮,朴素却透着利落。空气中弥漫着海水的清鲜与海鲜的鲜甜,渔贩们用带着海岛腔调的方言叫卖,熟客们随口聊着渔汛的好坏,烟火气里,全是渔家与海共生的日常。

漫步海岛街巷,指尖能触摸到渔俗文化的温度,最精巧的当属渔家绳结技艺。在海岛渔家,随处可见形态各异的渔绳结,这是渔民出海必备的手艺,更是刻在骨子里的生存智慧。同窗带我走进一户老渔家,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门前,指尖缠着粗麻绳,翻飞缠绕间,一个紧实的“渔网结”便成型,还有用于固定船帆的“船帆结”、悬挂渔获的“挂钩结”、祈福平安的“吉祥结”……数十种绳结,每一种都有专属的用途和寓意,看似简单的缠绕,却藏着渔民应对海上风浪的巧思。老人说,从前男孩长到十来岁,就要跟着父辈学打渔绳结,这是成为渔家儿郎的第一课,如今这门手艺成了非遗,依旧在海岛代代相传。

多。现在还早,幸亏提前出发了,有充足时间。我拾阶而上,感觉已经登上宝石山。由于天还没有亮,台阶比较暗,仿佛在黑暗里行走,但我心里异常兴奋、激动。

走了一段山路,碰到一位从上面走下来的人,我忙问他到保俶塔怎么走?他说向前走就到了。我露出了笑容,所有的付出都值得,都有收获。我加快脚步。一会儿,我看到一家酒店,酒店一边也是下山路。酒店很大,店外放了许多桌子和椅子,看来这里生意兴隆。现在酒店没人,我在酒店外面转了一大圈,黑咕隆咚,找不到上山的路。怎么办?心里有点着急,难道就这么差一步?另一边肯定是另一条下山的路,这边也是下山。我还是走这边去问那个刚才碰到的人。我重新下山,急走了好几步,追上那人问他怎么走上山顶?他说酒店旁边有上山的路。我再次上山,走到那家酒店。也许天亮了我,我找到上山的路,在酒店的另一面。我兴奋了,再次拾阶而上,有几步台阶比较陡,但现在脚步十分轻松,充满活力。一会儿就走到山顶上。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,把所有的焦虑全部抛到脑后,脚步轻松了。

我在山顶上来回奔跑,只要努力想做的事一定会做到。我看到保俶塔了,触摸到了塔身。一种久违的感觉从内心深处爆发出来,欣喜若狂。天亮了许多,我拿出手机看时间,早上六点钟。在山顶上,我绕着保俶塔边走边看,边拍照。

我是当天第一个登上宝石山,看到保俶塔的人。一会儿,陆续有人登上山顶。我爬上一块大石头,远眺,远处已经清晰可见。城市在我的脚下,西湖也在我的脚下。走到一处高地,我看见西湖断桥,带着朦胧的感觉在晨曦中显得十分美丽。我对着西湖高喊,我爱你。

■竹剑飞

2020年的金秋,单位安排我到杭州培训。到杭州的第二天,我听说有人登上了宝石山。我也想登宝石山,看保俶塔。眼看只剩最后一天培训,吃过中饭就要回去,几乎没时间。我打听花多少时间才能走到宝石山,打算比别人早一个小时出发。

早上四点半,我从银星饭店出发。大街上没人,整条莫干山路在路灯的照耀下格外安静,没有白天的喧哗。我在莫干山路上跳跃着,奔向前方,好像年轻了好几岁,还是那个充满理想、激情的少年。

沿着莫干山路向前,到环城西路和到西湖去的方向一致。然后,我转向省府路,经过省政府,转到保俶路。走到保俶路,我知道离宝石山近了,离保俶塔近了,仿佛已经登上了宝石山。

根据导航,我走到宝石山的下二弄,想转进去看看,也许有一条捷径直通宝石山。宝石山下二弄两边都是餐饮店。我往里走,模模糊糊,看不清脚下的路。心里有点紧张,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走着走着没路了,一扇铁栏门挡住了去路。我往铁栏门里瞧了瞧,里面肯定能通向宝石山。我想了想,往后退,退到保俶路。好像迷失了方向,不知道保俶塔,多么的不甘心。我想还是走到北山街,那里应该上有宝石山的路。

我走到北山街,边走边看,寻找上山的路。心里默默祈祷,甯让我失望。在某一地方,我朦胧地看到一条路,也许是上山的路。我马上转进去,毫不犹豫。走了一段路后走上台阶,我想这条路肯定对了,是登山路。上去再说,不要怕,走错了最多退回来,重新寻找上山的路。即使登不上宝石山,看不到保俶塔,只要努力了就没有遗憾。走了一段路,感觉热了,头上冒汗。我脱下外套,心情放松了许

而渔家的待客之礼,更是把海洋文化里的淳朴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入住的初见民宿老板亲自为我们一行人掌勺,满满一桌海鲜佳肴,皆是地道的渔家做法。桌上风干的鱼鲞,是嵎泗人保存海鲜的古法,新鲜的鳗鱼、带鱼洗净腌制,挂在屋檐下自然风干,咸香入味,是渔家冬日里最珍贵的食材,也是漂泊在外的海岛人最牵挂的家乡味。

去嵎泗,是一定要去博物馆和海洋文化体验馆的。在那里,可以触摸到嵎泗的魂——那是深深扎根在浩瀚东海里的精神。这里的每一缕风、每一朵浪、每一块礁石,都镌刻着独属于海岛的海洋文化印记。在这里,你可以听到渔民们海上捕鱼的传奇故事,感触他们的祖辈驾着小渔船闯东海的艰辛,以及海岛人守望相助的温情,那些藏在风浪里的岁月,都化作了生动的渔俗记忆。

除了活态的民俗,海岛间的文化遗存,也与渔俗紧紧相依。同窗工作的第一站就在花鸟岛,而花鸟岛到嵎泗本岛则要乘轮渡一个多小时,她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。尽管如此,同窗一谈起花鸟岛,依然两眼放光。她说,花鸟灯塔矗立在海岛尽头,百年风雨侵蚀,塔身依旧洁白,它不仅是海上航标,更是渔家人心底的平安灯,每一次归航,望见灯塔的光,便知平安抵达;海边的石屋群落,依山而建,石块垒砌,屋顶压着密密麻麻的鹅卵石,这是为了抵御海岛的台风,是渔民顺应自然的智慧;沙滩上的渔网晾晒场,彩色的渔网铺开开来,如同大海织就的锦缎,妇女们飞针走线修补渔网,一针一线,缝补的是生计,也是对美好生活的期许。

与同窗并肩坐在海边,看夕阳沉入大海,金色余晖铺满海面,渔船归港,炊烟升起。那一刻终于懂得,嵎泗的海洋文化,从来不是虚空的符号,而是渔歌里高亢的呐喊,是指尖精巧的渔绳结,是海岛人千百年来,与大海和谐共生的信仰与传承。

潮起潮落,海风依旧。嵎泗的海洋民俗,如东海之水,绵长厚重,温润着每一位奔赴而来的人。来日方长,定要再赴嵎泗,不赶行程,不追风景,只慢坐渔家小院,听海风讲过往,品渔俗里的岁月温情。

## 下期话题

今天,是中国

旅游日。在那些步履不停的时光里,总有一座城市,像一颗柔软的糖,藏在你的记忆深处。也许是因为那里有你第一次奔赴山海的悸动,也许是因为街角那碗热气腾腾的烟火,又或许,仅仅是一段陌生却温暖的邂逅。

本期,让我们在彼此的讲述中,拼凑出山河的辽阔,触摸到最真实的人间值得。

下期话题

“红船起航地,嘉兴醉江南”,这不仅是嘉兴的城市品牌,更是镌刻在嘉禾大地上的精神密码。当南湖红船的涟漪漫过千年水乡,当李叔同纪念馆的钟声穿越时空,江南便不再只是地图上的坐标,而是每个人心中流淌的故事。

嘉兴的江南景致,是红色基因与水墨文脉的交响。你可以写乌镇西塘的青石板路,写大运河畔的桨声灯影,写马家浜遗址里沉睡的文明火种;也可以走进平湖,触摸莫氏庄园雕花窗棂上的岁月纹路,聆听当湖十局在棋盘间落下的千年回响。那些藏在街巷里的烟火气,那些刻在骨子里的崇文重教,那些被岁月打磨得温润的江南性格,都是我们共同的记忆。

这一次,我们以“我眼中的嘉兴江南”为题,无论你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嘉兴人,还是与这片土地有过交集的异乡客,都可以用文字捕捉你眼中的江南。可以是一段与古镇的邂逅,可以是对水乡风物的深情凝视,也可以是红船精神在当代的回响。让我们用笔尖触摸江南的温度,让“醉江南”的韵味,在字里行间绽放出独属于嘉兴的光彩。

本次征稿截止日期为2026年6月4日,字数1000—1500字,投稿邮箱为pinghubs@vip.163.com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通讯地址、联系方式。